

T I A N P I N G

天平

石磊 / 著

花洲文艺出版社

天



平

石 磊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书 名:天 平
作 者:石 磊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发 行: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印刷四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9.875
字 数:47.7 万
版 次:199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定 价:26.40 元

ISBN7 - 80579 - 801 - X / I · 658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长篇小说《天平》通过香港著名人士徐往之受中央领导同志的邀请到北京商议香港回归祖国大事,然后回江西分宁寻找失散多年亲人的故事,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描写其亲人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命运。祖国、家庭;过去、现在;得失、荣辱;爱情、命运,在人物心灵上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作品还在跨度极大的地域文化积淀和乡土人情上作了充分的展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一切都过去了，悲伤的往事，但愿如天边的白云，飘远点，
飘远点，慢慢地消逝在夜空……

——作者题记

引 子

发源于幕阜山脉的分宁河，沿岸山峦起伏、群峰林立，弯弯曲曲来到地势平缓十里秀水的双井。怪道北宋年间，这里出了一个黄庭坚，官虽只有五品，却是江西诗祖，文章书法堪称一绝。人说双井“灵秀”，我谓不然。为何山谷道人为人忠直却屡遭贬职，流放广西而乞食客死他乡。

河水围凤凰山绕了一个半月形。自古以来这里虽也是分宁县府，可历代的父母官未闻有大贤大德者，政绩平平。孩童时，只闻凤凰山有一座万人墓，据说是咸丰年间长毛造反屠城所致。

分宁河左拐右弯，顺滩而下，便是梅岭脚下的抱子石了。抬头仰望，只见她孤零零傍水而立，庄严仿佛又神秘。她满面戚容，怀抱幼子，盼望着远方的亲人。不管风吹浪打，朝朝暮暮、年年月月……

滔滔波涛直穿艾侯州，传说春秋时，分宁属于艾侯封地。虽有县志记载，实真伪难辨。若知，也只不过是勉强溯古追源罢了。试想：分宁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崇山峻岭，森林茂密，人烟稀少。

艾侯如是祖上分封到此荒凉之地，就未免太偏心了。流放，避祸乱，占山为王，实难定论。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1)
归来兮.....	(1)
“牛形”山	(41)
飞星传恨	(55)
千里姻缘终尽头	(88)
第二章	(133)
青山残影.....	(133)
夜半“猫头鹰”.....	(175)
苦妹.....	(202)
哀声阵阵.....	(237)
空山不见林.....	(285)
第三章	(310)
哈哈镜.....	(310)
江水流.....	(350)
杀蟒奇遇.....	(358)
深山的伐木声.....	(404)

第四章.....	(483)
石头遗恨.....	(483)
高处不胜寒.....	(516)
高山上的雪莲.....	(554)
卜卦.....	(613)
后 记.....	(628)

第一章

归来兮

一幢靠海边用咖啡色砖砌成的丁字形别墅里，庭院旁有棵银杏树，赤裸黝黑的躯干，杂乱却又井然有序的枝丫向四周张开。院前长方形的花坛里，开着一丛丛的花朵，特别有趣的倒是一米来高的气球果，柳叶状的叶片，似竹叶般疏疏落落遍布枝条，更妙的是与苹果不相上下微红而透明的气球果了，在微风中轻飘飘给人清秀雅洁之感。十来只乳白色细瓷独轴的高脚花盆，约一米直径，如蘑菇般高低有致点缀于绿茵茵的天鹅绒似的草坪之中。花盆内，各种颜色的花儿，散发出一阵沁人心脾的清香。粉红色拉毛粉灰围墙向棕黑色花岗岩平台延伸。翠绿的丛竹和苏铁随风沙沙作响，使人感到幽静而深邃。

徐往之站在客厅的落地窗前。五月的天气，他似乎感到非常闷热，用手将西服纽扣解开，并松了松脖子上的领带。虽年近花甲，高大的身材，宽大的额头，面部轮廓刚劲柔韧，浓密的眉毛紧锁眉心。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可是，额头的皱纹和早已花白的鬓发却掩不住他的年岁。他将深红的金丝绒窗帘拉开，目光直视窗外

深蓝色的大海。阳光下，雪白如银的海鸥，自由自在地盘旋在海面上，海浪一个连一个地拍打着装有航标灯的礁石，浪花如一堆又一堆散乱的珍珠。

徐往之收回目光，走进书房，来回踱步，似乎不安地想着什么；此时，一位年近三旬，面容清秀，身穿米黄色毛料西服套裙，脚穿乳白色麂皮高跟皮鞋的女秘书——林雅静，手拿一叠报纸，轻盈盈地踏着两寸来厚玫瑰红的地毯，悄无声息地来到老人身边：

“董事长，这是今天的报纸。”

老人蓦然回过神来：“哦！”他接过报纸，“有什么新闻？”

林秘书带着甜甜的笑意，莺歌似的：“有一篇，唔，您看看就会知道的。”

老人移步坐在沙发里软绵绵的咖啡色坐垫上，认真翻看，当他翻到一份《辰报》，目光落在了一篇《一笑置之，走着瞧罢》的文章上，越是往下看，越是眉头紧皱，他站起身来，“啪”的一下，将报纸甩在宽大的大理石写字台上。

林雅静吓了一跳，随之笑吟吟地：“又上火了。”

老人激动地在地毯上踱了一圈，倒在沙发上，伸手在烟筒里抽出一支雪茄点着，猛吸几口，吐出浓浓的烟雾。

林秘书从写字台上端起茶杯，来到老人面前递上去，他摆了摆手。她将茶杯放在茶几上，坐进沙发：“犯不着生这么大的气，医生多次叮咛要您少抽烟，您呀就是不听，还是身体要紧啰。”

老人还是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不满地横了林秘书一眼：“你唠叨什么呀！什么香港自决，香港独立，还说什么英人继续治港，尽是屁话，简直是一伙卖国贼。”

林秘书不介意地笑了笑：“这只是他们的一种设想，香港的新闻界一向是五花八门，再说大家各抒己见，谈谈看法，有何不可。”

“你不要这样看问题，这不是一件说说而已的小事，你没有看

出来吗？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了，文词语气过于轻佻，他们是一群居心叵测的家伙。”老人似乎冷静了许多，想了又想：“你挂个电话给洛杉矶，要社长马上回来。”

林秘书起身：“好的，还有什么事吗？”

老人抬起手，看了看表：“现在是十点差一刻，挂完电话后，马上去新闻公署一趟，看看有何动向。”

“嗯。”林秘书点了点头，匆匆走出书房。

明亮而宽敞的书房兼办公室，靠墙壁摆着4架2米长2米高的大书橱，内里装满了精装、平装大部头书籍和蓝布套的线装书。

老人从沙发上站起身，走到写字台边坐在高靠背皮转椅上，再次拿起那份《辰报》细细品味其中的词意。刚刚平静下来的心又热血沸腾了，汹涌澎湃。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满清政府的腐败透顶，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到处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割地、赔款，香港变成了英帝国的殖民地，从此，中国人民脸上烙下了耻辱的印记。

近百年来，香港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1884年，中法战争，香港船坞工人拒绝修理被击坏的法国兵舰“拉加利桑尼亚”号，并密谋焚毁法舰，后因走漏消息，未能实现。为抗议法国侵略者，全港工人愤怒地进行了大罢工。1921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下，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各行各业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香港当局派军警到九龙沙田，向罢工工人开枪扫射，死伤数百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沙田惨案”。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那天起，祖国一天天强大起来。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春风般吹遍祖国大地。

香港各届人士渐渐就香港的前途问题，争论不休。民众团体和

市民们也将这个话题变成了热点。各家报馆的记者们，开始忙碌起来。形形色色的报纸，更是五花八门，各抒己见的有之，胡说八道的有之，还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不知怀着哪一种心理，高呼“香港自决”、“香港独立”、“英人继续治港”。

近期来，《辰报》一连发表了几篇社评，谈论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后香港的前途。

作为一个爱国人士，徐往之先生对《辰报》的言论，怎么会不激动、愤慨呢！他推开报纸，后脑勺靠在皮椅上，瞪眼望着定型的铝板条吊顶，神思对策，看来要组织一班人针对《辰报》的社评，按逻辑推理，进行层层反驳，就此而言，决不可低估他们的势力和社会影响。

在铺着玫瑰花芯花纹的地毯的办公室里，徐往之同他的侄子怀梓——社长，坐在一组欧式沙发里。怀梓低头看着手中的一份《辰报》。他四十开外，高挑个头，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黑架玳瑁眼镜，上身穿一件灰色夹克衫，看上去潇洒而显得沉稳。看完后，他抬头望着叔父，含着引而不发的笑意。

老人用征询的目光：“怀梓，你觉得如何？”

怀梓用手习惯地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三叔，我觉得这几篇社评立场是有点暧昧……”

“暧昧？”老人不满地瞟着自己的侄子：“我说他们是一伙奴才，卖国贼。”

怀梓很不自然地笑了笑：“话虽这么说，依我之见，他们是有来头的。”

老人从鼻孔里“哼”了声：“什么来头？难道他们不是中国人？”

怀梓：“这是国民政府中常委办的一家报纸。”

老人微微激动：“不管是哪家办的报纸，凡是不利于或从中阻止香港回归祖国的言论，我们都要尽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对他们进

行批驳。尽管报纸上的辞语说得迂回曲折,有点像北方人说的绕圈子的味道,但明眼人一看就知其中的意思,什么‘一笑置之,走着瞧罢’,说来说去,还是离不开‘香港自决’、‘香港独立’、‘英人继续治港’。”他拍了拍茶几上的《辰报》:“真是一派胡言,香港回归祖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事,就是说,是洗尽中华民族最后耻辱的大事,《申报》一定要站在维护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说话。”

怀梓不自然地:“我有一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说吧。”

怀梓透过镜片瞟着心情激动、胸部起伏的老人犹豫片刻:“不知三叔想过没有?《申报》如果为香港回归祖国唱赞词,一旦争端事发,势必会得罪台湾当局,从此与国民党反目成仇。他们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我们在台湾将近 150 万美金的财产被当局抄没且不说,恕侄儿直言,《申报》的前途和我们全家的性命……”

“你心里害怕?!”老人红润的面孔冷静下来:“难道你忘记了当初将‘华堂医药有限公司’变卖办报的意愿?为民众申言,为祖国献身,这就是遵照你祖父的意愿,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寻机报效祖国。”老人眼中闪动着泪花。

“大陆解放时,我们背井离乡,千辛万苦才攒成这份家业,来之不易啊!”怀梓放下眼镜,用手帕揉了揉湿润的双眼。

老人感到愕然,真想不到一向办事得力而充满正义感的侄儿,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他用火辣辣的目光审视着怀梓。

怀梓极度不安地低着头。

桌上的电话“嘟、嘟……”拼命地响着,老人起身拿起话筒:“我是,我是……嗯,嗯……李总编,我看《不怀好意,何以服人?》的社评还是按时排版……啊……徐社长,他现在在我这里。”他用征询的目光望着怀梓。

怀梓眼眶含着泪花朝老人点了点头。

徐往之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就这么定吧。”他放下话筒，回到沙发上坐下，表示歉意地朝着怀梓笑，感慨地说：“怀梓，你知道叔叔为何选择办报为终身事业吗？我虽亡命在外，但我时常夜不能寐，想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鸦片战争以来，腐败的满清政府将中华民族推向水深火热之中，内忧外患，战火延年，国无安日，民无宁日。唉，如中华民族强盛何至于香港被割让外夷？这是历史造成的。”老人越说越激动，手脚不自然地晃动：“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办报！我是寻机报效祖国啊。你虽是精明能干，可涉世不深，遇事要顾全大局，切不可因自己的好恶，不顾民族利益而草率从事，铸成大错。”

怀梓默默无语，不是怕自己的叔父而缄默，而是被叔父一颗崇高的心和刚毅的性格所感动，所折服。并深知叔父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繁荣昌盛。他并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但面对现实，心中不无忧虑。当年，因台湾台独分子鼓吹台湾独立，各种报刊大势渲染。而《申报》，以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为宗旨，对台独分子的舆论进行了坚决的批驳，因而得罪了有关当局，使《申报》在台北无法继续办下去，报馆被迫迁往香港。当时报馆有些人员有些情绪，叔父在整顿报馆时告诫大家：“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祖国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应时刻寻机报效祖国，不要做中华民族的罪人。”

对于香港 1997 年回归祖国大事，香港各界人士，对中共在接管后，香港的现行政策将会如何改变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有些人抱有忧虑。

《辰报》就香港前途问题在报上提出“香港自决，香港独立或英人继续治港”的论调。《申报》坚决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民族大义何在？社评风骨何存？》的社评，从《辰报》对香港问题的见解谈起，社评这样开头：“最近《辰报》连续发表了对

香港问题的六篇社评,从其发表的社评顺序来看,是很有用心的而且很有步骤的。如果从前五篇是在为香港问题制造舆论,那么第六篇就是一篇总结,这些社评是弯弯曲曲地委婉动听地要香港市民‘独立及自决’。本报昨日已郑重指出:‘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文章谈到,1967年周恩来总理对香港提出“立足香港,长期打算”的方针。文章最后说:“……既不‘端’也不‘直’的,依照《文心雕龙》对文章风骨所下的定义,我们禁不住要向‘辰报’请教:民族大义何在?社评风骨何存?”

《申报》对《辰报》的卖国言论,进行有理有节体无完肤的层层批驳,并针对香港市民各种心理状态,发表了一系列社评,《谈香港的主权问题》——香港前途探讨之一、之二、之三,《中国人联合起来解决香港问题》、《百年国耻、一朝得雪》。针对台湾当局的态度,同样发表了《台湾当局在香港问题上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慈禧心态的茶毒》,这些社评在香港市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英国外交大臣卡灵顿访问北京时,邓小平就投资者问题作出回答,甚至16年后,虽然香港可能有若干转变,但投资人的利益是不会受到任何损害的,投资者大可放心毋须有任何忧虑。市民们对中共就香港的前途和命运的决策,表示出极大的关注。

《申报》根据北京对香港问题的态度,英国高层人士与北京的往来,向香港市民传递讯息,对于香港市民各种不稳定的心态,起着安定人心的作用。有识之士认为香港回归祖国,洗刷了中华民族最后的历史耻辱,特别使香港市民意识清醒的,是中国政府对英国政府的态度:1981年英国政府对香港问题,拿不出谈判方案,到时中国政府将自行制订政策收回香港。这标志着祖国的强大、繁荣和昌盛。

《申报》站在中华民族立场上,提出“港人治港”的主张,受到中共中央的关注和重视。

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北京向徐往之发出邀请。老人的心情非常激动，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他站在阳台上，深深地呼吸清晨的新鲜空气。这是一组卧室与阳台结合的建筑体，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圆柱，窗外绿树掩映，显得雅静而有生气。他为北京的邀请高兴得难以入睡，连日来紊乱的心理一扫而光，感觉到精神清爽，心情快慰，他轻轻地舒展双臂。

匆匆用完早餐，徐往之便乘车到市内东承街 51 号——《申报》报馆。对报馆的事务，向主笔、办事人员和记者，作一番详细交待，郑重重申三条主旨：一，维护民族主义立场；二，宣扬港人治港的主张；三，驳斥“香港前途无望论”。要求在他离开香港后，必须遵照执行。

客机离开地面，直冲蓝天，几朵白云从机旁飘过。

徐往之一行人坐在前舱，两位空中小姐推着食品车，在他们走廊边停下，给每个乘客发了一包精美的食品。彬彬有礼地：“先生，要饮料还是咖啡？”

林秘书：“来两杯咖啡，三杯饮料。”

空中小姐将咖啡和饮料放在茶几上。林秘书将两杯咖啡放在徐往之和陈婉茹面前。

从广播里传来播音员圆润清秀的声音：“前面是云层区，飞行高度从 5500 米，升到 12000 米……”一阵巨大的引擎声中，飞机急剧腾空向上。

徐往之靠在机窗口，俯视下面波光银海的云层，茫茫地望不到尽头，激动得不禁想起当初离开大陆的情景。

一群小学生沿街在墙壁和铺门上贴着红、绿、白的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剿匪反霸，巩固政权。”“减租减息……”等等。

“徐氏诊所”的招牌，经过日晒雨淋，烫金的字早已褪了色，油漆斑剥脱落，完全失去昔日的风采，挂在铺门口。

宽大的诊所里，窗门下横放一张条桌，桌旁坐着一个高大肥胖的人，脸膛黑里透红，两道浓黑的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鼻子，嘴唇上蓄着八字胡，头戴一顶青缎瓜皮帽，身穿一件半旧的青贡呢长褂，纯属一派乡镇绅士的风度。他就是闻名百里的老中医徐稀堂先生。他为一个病人切脉后，开好处方，将病人送走。顺手拿起桌上的铜制水烟筒，点着纸煤，“咕噜，咕噜”慢悠悠地吸着黄烟，眼睛瞟着街上的行人。几个学生在诊所门口的墙头贴了两张标语，提着糊桶离去。近来他一直忧心忡忡，睡眠很少，饮食大减，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至于减租减息，他早已吩咐下去，欠收的全免或减半，对共产党的政策是非常拥护的。马上又要搞土改，田地分掉了也没有有什么关系，跟病人治病也可以养家糊口，不至于挨饿。药铺虽然利薄，也可以为家庭日用补缀点。当他一想到第四个儿子望之，犹如巨大的阴影笼罩他的头顶，像有一块大石压在胸口上喘不过气来，该死的老四，你咋这样不听话呢，看来全家都要被你连累，真是“崽大爷难管”。老三往之，刚好大学毕业，缩在家里，无可事事，整天呆在书房里看书，看来只有让他去香港帮助老二敬之经营“华堂医药公司”。对，目前只有这步棋可走，风声越来越紧，要走就得快走，不然的话，就很难出海关了。老人想到这里时，盘算了一阵。他托着水烟筒，踏着青砖铺砌的地面，离开诊所，向后院走去。

这是一幢三进大宅院子，前后有三个天井，天井用青条石砌面，四边是雕刻各种花纹图案的青石护栏，第一个天井中间对称摆着两只大花缸，花缸里两株白玉兰，枝条发出花芽，穿过正厅，香气扑鼻而来。第二个天井中央，一株桂花树正开着如雪的桂花，芳香四溢。要是往日，老人会伫立片刻，近来心绪不宁，无心观赏。他来